

目 录

第一章 让理想之火照亮青春的旅程

——贾宏图青年时期重要的人生经历

- 一 风雪北大荒/2
- 二 《哈尔滨日》报社磨砺笔锋/11

第二章 倾听时代脉搏的激跳

——贾宏图报告文学创作历程描述

- 一 为大变革的时代放歌/15
- 二 “我为人民鼓与呼”/20
- 三 礼赞“大爆炸”的废墟上升腾起的伟岸与崇高/27
- 四 《大森林的回声》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31
- 五 精心塑造新时期“改革者”的雕像/33
- 六 讴歌跨世纪的新人/38
- 七 《大江向洋去》徐徐展开的中俄政治、经济、

文化等关系的历史画卷/41

第三章 “宏大叙事”与全知叙述人

——贾宏图报告文学叙事学内涵之一

一 “宏大叙事”的基本叙事方式/44

二 全知叙述人的叙事策略/52

第四章 “时间倒错”的叙述顺序

——贾宏图报告文学叙事学内涵之二

一 “时间倒错”的叙述顺序/60

二 叙述频率的意义/70

第五章 见证与评论的叙述者

——贾宏图报告文学叙事学内涵之三

一 叙述人称的转换/74

二 见证的叙述者：为时代、为主人公见证/75

三 评论的叙述者：叙述者声音的强化与凸现/82

第六章 有意义的叙述标记

——贾宏图报告文学叙事学内涵之四

一 富于时代精神的标题/94

二 意味深长的题记/98

第七章 期待理想的接受者

——贾宏图报告文学叙事学内涵之五

一 鲜明的“读者意识”/100

二 期待理想的接受者/103

第八章 凝炼质朴、深沉广阔地

反映时代风貌

——贾宏图报告文学艺术风格探寻

一 凝炼隽永、生动淳朴的语言格调/111

二 灵活多样的结构艺术/120

三 崇高壮美的人物形象塑造/129

附录

喧嚣世纪中的思想者

——贾宏图访谈录/150

贾宏图主要作品目录/177

贾宏图研究目录/180

后记

总 序

冯毓云 罗振亚

相对于文化丰饶的中原各省来说,龙江地处偏塞。它因开发短暂,文风不盛,传统稀薄;并且其写作命运时常遭受来自文学内外因素的重重遮蔽。但黑土生命力的奔突,黑土地精灵们的顽韧探寻,仍使龙江文学留下了一道不绝如缕的历史风景线。

抛却流布久远的《秃尾巴老李》、《伊玛堪》(赫哲族)、《摩苏昆》(鄂伦春族)等民间文学不计,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创作,龙江文学也曾经历过艺术繁荣的季节。远在清代就有杨泰师等的渤海诗歌与吴兆骞为首的流人诗歌零星崛起。至20世纪30年代,龙江文学进一步萌动。抗联诗篇所承载的战斗豪情与献身精神强悍铿锵,气贯长虹;“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骆宾基和沦陷区作家金剑啸、陈隍、关沫南,用悲愤的笔调抒发亡国之痛及黑土地蕴藏的抗争之声,凄切而刚劲。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守成期里,周立波、曲波、乌·白辛等作家的汇入带来了短暂的兴盛,《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赫哲

人的婚礼》分别以宏阔的史诗气魄、神秘的传奇色泽与鲜活的民族风味吸引了众多青睐的目光。1958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同时更拓展了黑土地的精神文化区域,林予、王忠瑜、刘畅园、王书怀和郑加真、范国栋、林子、陆伟然汇聚的本土或南方作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高扬的北方品格与乐观向上的诗意闪烁,支撑起最为绚烂壮观的文学时代。

新时期以来,龙江文学愈发作家辈出,众星璀璨,呈现出喧腾热闹的繁荣态势。其最显在的标志是形成了百花竞开、争奇斗艳的创作格局。远有关沫南、鲁琪、丛深、梁南、满锐、谢树等笔耕在先,中有王毅、张抗抗、贾宏图、林子、蒋巍、刘畅园、杨宝琛紧随其后,近有阿成、庞壮国、杨利民、王立纯、李琦、张雅文、马合省、梁国伟等中坚坚持,后有张曙光、迟子建、王鸿达、潘洗尘、张爱玲、王瑛等“新生代”崛起,短短20年间几代同堂,和平共处,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文坛强壮的创作阵营。这种繁荣还表现为龙江文学在这一时段的影响光束,已超越龙江天地而辐射向全国乃至世界。那轰动一时的“黑龙江现象”令人颇为感奋,先是“北大荒的小说新疆诗”的美誉,继而“北部戏剧”火爆京城,再则“黑土诗派”冲击全国;尤其是一些作家、诗人的名字频频在各项国家级评奖中闪光,或在优秀文学作品获奖名单上榜上有名,或在“五个一工程”评奖中一举夺魁,或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统领风骚,使偏远的文学省份改变了被人小觑的历史境遇。龙江文学繁荣最有力的证明是其包容着这样一层内涵:80年代中期后,它伴随着地域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强化,伴随着文坛审美品格由沉郁哀婉向旷达雄健转换的庄严而痛苦的裂变,以开放执着的探

索姿态使自己伟岸的美学山峰浮出水面。即有意识地挖掘龙江民族群落深潜的文化意识心理结构,自觉地凸现出优卓的审美范型。

成熟期的龙江文学具备以下几种优质要素。

一是实现了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统一。经过长期摸索,龙江作家已寻找到恰切的理论支点。他们确信沈从文的湘西魂,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周涛、杨牧的西部鸣唱等走向地域的尝试,是其立足于世的前提,抵达辉煌的最佳途径。那种抛开地域文化背景,希冀通过中国世界景观观照征服读者的意念只是一种浅薄的幻想;但是决不能把“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理论作为惟一取向,窒息多元视角。所以他们在走进地域的同时又注意走出地域,根植于黑土地又超越黑土地,从而达到了地域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同步共振,自娱性与使命感的双向综合。如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阿成的《胡天胡地风骚》、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李琦的北大荒女人系列诗,都用本土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传达缤纷的人生故事与心灵的多元意绪,地方风味浓郁。但是当代意识的烛照与作家主体的投注,使它们去掉了“北大荒”中与原始、野性、蛮荒连在一起的“荒”味儿,摆脱了思古幽情抒发与简单无为透视的民间文学泥淖,不再是仅仅为北方画像的民俗演绎、事象罗列,而折射着黑土地历史嬗变流程中所表现出的绵绵悠长的东方智慧、生命情调,贴切地凸现了北方热情坦诚粗犷的灵魂,或灌注了强劲的创业精神,或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或兼具地域色调与人性深度。

二是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同于南方人的浪漫灵

动,北方人多质朴实际,严酷冷峻又神秘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心中不时有幻想闪回,但其视角多倾向于具体质感的此岸世界空间,执着人生,关注现实。梁南的“苦恋”情结,张抗抗《爱的权利》、《隐形伴侣》凸现的“问题”,贾宏图对切合时代脉音的现实“风景”撷取,王立纯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无不体现着这一趋势。这种主题思维取向的方式,决定了龙江文学艺术范型上更近传统,不论是孙少山的煤矿视域,还是杨宝琛的荒蛮背景上的创业者颂歌,抑或是张雅文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杏儿的命运展示,都以“故事”取胜,事态的铺展都仍然隶属于逻辑性架构;尽管它们在立体感的强化、心理的纵深挖掘与情节的波澜运作上各有侧重,姚黄魏紫。然而移民文化结构又使龙江文学不那样循规蹈矩,更多开放气度,这与蜂拥而入的西方艺术潮流遇合,给文本空间吹送进一股现代化的审美信风。如张抗抗《情爱画廊》的意识流跳转,迟子建《雾月牛栏》对潜意识的神秘世界的感觉化深拓,阿成《与魂同行》的荒诞想象行旅中的形而上叩问以及梁南、李琦的系列私人化象征,都以陌生化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俗常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成功嫁接,增加了文本的审美蕴涵与艺术魅力。

三是促成了以阳刚为主的复合整体风格与个人多元化探索的交响。龙江地貌以白山黑水、林海雪野为主要构架,是伟力与柔美、静穆与热烈驳杂交织的世界,既雄壮冷峻也不乏娇丽与柔婉。这种自然地貌和文化历史的投影以及情感反馈,令龙江文坛鼓荡着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雄风,充满一种饱蕴着阳刚之气的“力之美”。北疆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北方人特殊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冰天雪地和野味十足的大森林大草原铸

就了人的骁勇,偏远闭塞的地域使他们承继了祖先的豪爽肝胆和热情品格。如梁南诗歌的抒情主体、杨利民《黑色的玫瑰》中的黑燕、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等的心态都一如龙江的森林原野般宽阔,重义轻利,刚毅果敢;连女性也一改传统的柔弱,带着男儿的粗豪和血气。至于作品的结构大都刀刻斧削,大开大阖,语言则掷地有声,硬朗浑然,奔放通畅,极具力度和弹性。但是因为自然在龙江已对人类构不成任何威胁与恐惧,龙江文坛发展了人与自然独立又统一关系结构中的统一一端,形成了接近传统的主客契合、物我同一的自然观,所以它在向阳刚的整体风格凝聚的同时,又有容纳多元风格的胸襟,有洪钟大吕也有风花雪月,释放出李琦、林子、刘畅园等淡泊空灵、美丽清新的秀气;并且因为一个艺术群落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求同的过程,于是龙江文学就成为众声合奏,在整体风格的统摄下又呈现出斑斓的个人化景观。如张抗抗恪守女性立场进行跨题材写作,阿成致力于地域与人生关联点的寻找,李琦始终坚持纯洁纯粹的理想,梁南昭示苦难又悲壮的情怀,杨宝琛以真切的人间烟火气息夺人,迟子建靠描写的细腻空灵取胜,贾宏图气度恢弘,触角敏锐,杨利民接通了幽默感与思考质……龙江文学正是凭借这种以阳刚为主的复合美学风格,凭借这种与黑土地深沉而凝重灵魂相契合的审美力学,同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几分天下,获得了走向成功的立身之本。

如果把龙江文学置于全国文学的版图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扮演着举足轻重、不可小视的角色。它通过一方水土民俗风情的展示,扩大了文学作品中文化的疆土,丰富了中

华文学的肌体和绚烂美感,开拓出了读者多样化的期待视野。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价值,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处在形式主义、唯技巧论甚嚣尘上的文化转型期,它立足现实坚守良知又实行艺术开放、追求深沉遐思与智慧飞升又饱含人生担待的稳健艺术风度,是一种明智而有力的制约与抗衡,是一处不无启迪意义的“风景”存在;当人文精神沦丧、低靡婉约弥漫为文坛流行色的时节,它以阳刚风格的标举与撩拨,曾同西部文学一道使文坛雄性勃发、尽得风流,产生过力的强烈震撼;龙江文学的自觉努力,冲刷了贻害文学的脂粉气与小家子气,避免了浮躁玄虚,使自己正在携着“东北虎”的神威深入人心;另外它的地方口语俗语的运用,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言宝库。

当然,龙江文学尚无大西北文学那样声势浩大,也没有陕军东征的所向披靡;甚至在它行进的方阵中,还没有产生像萧红似的能标志一种特别文学方位的当代“大手笔”。并且它的分子因处偏僻省份而倔强而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政治敏感度的低弱,丰瞻学养的短匱,也限制了他们的创新锐气,难以企及生命本体与博大宇宙空间究明人类本质。这些都是龙江文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北方独标一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少传统重负的北方人又多行动之力开拓精神,所以只要作家们不断强化理论素质,回归文学本体,正视贫瘠现实,培养开放气度,走出过分追求地域性对文坛走势淡漠的误区,凭着他们扎根黑土的热情,凭着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凭着他们的戮力同心,龙江文学完全有可能像龙江在华夏地图上的位置一样成为“鸡头”,或者说产生“北军南下”效应,拥有一个令人企羡的荣光

未来。

按理说,龙江的评论工作者有必要也有义务站在龙江创作的前面,总结其是非优劣,指点其成败得失,透过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个案”视角,捕捉其包容的创作普遍性问题。可是,面对龙江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发展前途,龙江评坛却没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人干脆就认为研究它学术性不够而不屑一顾。仅有的一些评论文章、论文集多为平面零散的现象式描述,远未系统深入地揭示出龙江文学的实质内涵。为打破龙江评坛的寂寞,为总结龙江文学在新时期辉煌崛起的经验,为进一步繁荣龙江文学为其明确方向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更为确立龙江文学在全国文坛的位置,为撰写龙江新文学史作阶段性准备,我们从大量活跃的龙江作家群体中,择取了 11 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进行集束式的深透个案研究,并以此对龙江文学做全方位的定点扫描。

从这套丛书可以看出,论者们的作家研究避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传统研究模式,遵循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原则,起用了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众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论者们从每个对象的独特精神个性出发,切入其精神活动的深层规律;在简笔勾勒其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其心理结构、精神人格、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其作品的审美意蕴、艺术品格、特殊贡献与影响。同时根据不同文体的特质,摈弃了整齐划一的方法而各有侧重;因此每本书在理论阐释与审美判断甚至语言操作上形态迥异。论者们在具体撰写中做到了尊重文本,实事求是。既不以通行的理论模式套用作家的创作实践,发大而无当的宏论,也未

仅仅局限于作品作喋喋不休的纠缠,规避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而是努力沟通个案细读与文坛的普泛理论话题,如谈到孙少山的晚近创作窘境时涉及了知识者写作问题,李琦研究把她的诗放在女性诗、黑土诗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作出了恰切的价值定位,张雅文的评论引出了电影与小说的关系探究,张抗抗的言说则是与女性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无疑强化了学术价值的含量。论者们做到了回归文本,从实际出发,不看作家表白了什么,而挖掘作品表现了什么,轻人情,重学术,不溢美也不讳恶,不“捧杀”也不“棒杀”,保持了靠话语力量言说、科学正义的学术风骨。

或许有人会说,文学史家唐□在世时尚且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龙江还未定型的发展中作家更不适合以专著的规模与形式进行研究。我以为这是一种思想误区。事实上,一部文学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从这一向度上说龙江文学研究丛书的编撰与出版就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论者们研究是在没有多少成果可以借鉴的境况下进行的,仅仅是这种艰难的学术探险精神就值得肯定。因为属于“拓荒”的尝试,疏漏与谬误自然在所难免,我们渴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2001年6月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第一章

让理想之火照亮青春的旅程

——贾宏图青年时期重要的人生经历

翻开贾宏图那些深情缅怀北大荒风雪弥漫的知青生涯以及在《哈尔滨日报》社工作时奋笔直书的难忘往事的散文、随笔，我们常常会在字里行间看到一个闪光的词语：理想。1998年出版的贾宏图散文集《为往事干杯》的序言题目就是：“别让平庸的生活熄灭理想之火。”对理想的执着与追求是贾宏图极其可贵的精神品质，也是贯穿他的文学创作历程的一条思想红线。

著名作家张贤亮曾经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他说：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

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①

毫无疑问,铸成贾宏图精神气质的两段较为重要的人生经历是:风雪北大荒;《哈尔滨日报》社的记者生涯。

一 风雪北大荒

1. 听从时代召唤,为理想而献身

“1968年”、“上山下乡”、“知青”、“北大荒”这样的词语无疑已属于历史的概念,如果不是特定的时刻、特定的语境,这样的词语肯定要尘封土埋了。而这样的词语在贾宏图那一代人的心灵世界中,却是沉甸甸的,语义丰富的、深邃的,它们甚至常常能在那些喜爱沉缅往事的一代知青的头脑中掀起一阵阵情感的风暴。无论对那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做怎样评价,赞誉与贬抑、颂扬与控诉、宏扬与批判,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场运动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铸成了他们的人生格局。那是一段让人铭心刻骨的人生经历。

1998年,“上山下乡”三十年之后,已经功成名就的贾宏图在他新出版的散文集《为往事干杯》的序言中写到:

也许,我们当年太幼稚了,幼稚得让现在的人无法理解;也许,我们当年太傻了,傻得太不值得。但是,我们当

^① 张贤亮:《满纸荒唐言》,载《飞天》,1981年第3期。

第一章 让理想之火照亮青春的旅程

年是真诚的,真诚得现在也不后悔。因为那时我们年轻的心里燃烧着一团火,那是理想之火。那火使我们勇往直前,那火使我们以苦为乐,那火使我们敢于牺牲。那火真是神奇,它使懦弱的人,也变得勇敢;使自私的人,也变得慷慨。还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得深刻:“每一代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疯魔。即使年轻人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的生命力,充沛的元气,不愿意毫无生气;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或者——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①

听从党的召唤,为理想而献身,跟着红旗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已经逝去的“火红的年代”一代青年的思想肖像。贾宏图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怀着满腔热情与激昂的理想行进在时代的行列中。

贾宏图那一代青年当时的所谓“理想”,明显带有极“左”错误思潮影响的痕迹,即为一种扭曲的不切实际的社会理想,一种近似虚无的乌托邦而奋斗。无庸讳言,20世纪60年代末那场波及全国的上山下乡的社会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社会经济衰败,人口恶性膨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必然恶果。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困境中,民族理性还缺乏思辨的能力,人们还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不得不屈从历史发展的盲目的力

^① 贾宏图:《别让平庸的生活熄灭理想之火》,载《为往事干杯》,第2页,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

量,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在那样一种社会历史境遇中去实现所谓“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无疑是虚飘的“乌托邦”。70年代中后期像海水退潮一样涌回城市的知青返城潮,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根本否定了上山下乡这一社会运动。尽管我们在社会思想及实践层面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及其蛊惑青年的不切实际的社会理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一代青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种真诚的愿望,满腔的热忱、美好的想象。相反,我们对贾宏图及其一代青年所付出的真诚、激情、青春甚至生命致以真诚的敬意。正是他们为我们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盛做出了自己无法挽回的巨大的牺牲。

1968年以后,贾宏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经历了他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磨炼。他和知青战友们一起走过渺无人迹的荒原,在大山的深处打井盖房开荒种地;在风雪迷蒙的大森林里挥汗如雨地伐过树;在山火像毒蛇一样袭来的关键时刻,勇敢地冲上去与山火展开过殊死的搏斗;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为保卫边疆荷枪实弹地站过岗、放过哨,进行过军事野营拉练。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这样严酷的生活经历,无疑对贾宏图精神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贾宏图朴实、稳健、坚忍、执着的精神品格主要得益于他青年时期这段人生阅历。贾宏图后来在长期的报告文学写作实践中形成的质朴凝炼、深沉厚重的艺术风格也是可以在他早期的知青生涯中寻觅到影响的痕迹的。

同许多后来在人生道路上获得不同程度成功的知青一样,贾宏图也是十分看重风雪北大荒这段人生经历的,北大荒是人生的大舞台,让他领略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千姿百态;北

第一章 让理想之火照亮青春的旅程

大荒是座大熔炉,让他懂得好铁也要千锤百炼才能成钢;北大荒是一部打开的大书,让他参悟到了人生的深邃哲理。在他成名之后写作的随笔、散文中竟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写北大荒知青生活的,这就不仅仅是追忆、缅怀、眷恋,更主要的是警示自己:拒绝遗忘。拒绝遗忘是一种痛苦,但是这痛苦会使稚嫩变得成熟。不能感受痛苦的灵魂,同样不能承受创造的重负。今天与昨天无法断裂,历史不容回避。不能从昨天的痛苦经验中汲取精神养料,也就无法铸就明天的辉煌。他这样写到:

无论怎么说,中国的知青运动兴盛和衰败在十年浩劫之中,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两千万的中国青年在那场人生磨难中积累的精神财富却是十分宝贵的。君不见,涅□的凤凰正在中国腾飞。^①

2. 严肃地思考

随着岁月年轮的增加,知青苦难生活的磨砺,贾宏图头脑中虚飘的“乌托邦”色彩逐渐消褪,那种不切实际的社会理想被关注现实、关注知青未来命运、关注社会发展的忧患意识所取代。对极“左”思潮由厌恶到反感、由怀疑到批判,由青春期不辨真伪地盲目激进、冲动到成熟期冷静、深沉的思考,是包括贾宏图在内的那个时代真正有思想的知识青年都曾经历过

^① 贾宏图:《别让平庸的生活熄灭理想之火》,载《为往事干杯》,第3页,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

的思想历程。正是这一逐渐凝定下来的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严峻思考,构成了贾宏图后来文学创作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相对于以后他的文学创作而言,这是一段极为宝贵的人生阅历与思想经历,在后来的报告文学写作中,他常常从中汲取情感的力量、思想的养料。他后来写作的那些贴近现实生活、表达人民意志与心声、展示时代崭新的精神风貌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她在丛中笑》、《大森林的回声》、《跨世纪人》等,隐约可以看到他早年在知青生活中积聚起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的思想因子。

3. 写作动机的萌生:为北大荒知青战友的

风雨人生歌与哭

1969年,擅长写作的贾宏图被调到营部当了通讯报道员,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这是他的兵团知青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这是他专业写作的一个起点。这期间,他配合当时的形势及兵团工作需要写了大量的反映知青自觉接受再教育,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为兵团建设奉献青春的新闻稿件,这对他掌握各种新闻体裁、提高写作能力是极好的基本训练。

在风雪弥漫、条件异常艰苦的北大荒,是什么驱使贾宏图拿起笔来写作?他的写作动机是怎样的?他的写作动机与他的人生理想有什么关系?贾宏图写新闻报道是为了改变他在兵团的工作、生活条件还是为了讴歌他的知青战友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是视写作为自己精神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导致动机。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人类为了满足某种